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96
2 February 1980

CHINESE

第 2196 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0年2月2日

星期六下午3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

成员国：孟加拉国

中国

法国

牙买加

墨西哥

尼日尔

挪威

菲律宾

葡萄牙

突尼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赞比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阿赫桑先生

陈楚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米尔斯先生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乌马鲁先生

奥尔戈尔德先生

扬戈先生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埃萨菲先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麦克亨利先生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下午 5 时 25 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

1980年1月25日马拉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764)

主席：按照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古巴、埃及、加纳、肯尼亚、利比里亚、马拉维、莫桑比克、尼日利亚、索马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干达、越南、南斯拉夫和扎伊尔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贝贾维先生（阿尔及利亚）、特卢先生（博茨瓦纳）、罗亚·科里先生（古巴）、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塞基先生（加纳）、迈纳先生（肯尼亚）、丹尼斯先生（利比里亚）、穆万巴先生（马拉维）、蒙特罗先生（莫桑比克）、乌斯曼先生（尼日利亚）、沙里夫先生（索马里）、瓦彭伊先生（乌干达）、达拉贾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阮玉容夫人（越南）、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和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问题。

安全理事会各成员手上都有S/13777/Rev.1号文件，里边有孟加拉国、

牙买加、墨西哥、尼日尔、菲律宾、突尼斯和赞比亚提出的订正决议草案。我认为，安理会已准备就该订正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把S/13777/Rev.1 文件中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就这样决定。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孟加拉国、中国、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牙买加、墨西哥、尼日尔、挪威、菲律宾、葡萄牙、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无。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没有参加表决。

主席：表决结果：14票赞成，○票反对，○票弃权。安理会一个成员国没有参加表决。因此，决议草案被通过，成为第463(1980)号决议。

有几个代表团希望在表决后发言。我现在请他们发言。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我国代表团没有参加刚刚获得通过的决议草案的表决。

在履行管理南罗得西亚的责任方面，英国政府将继续按照罗得西亚各主要方面达成并签定的《兰开斯特宫协议》的条款办事。也就是说，协议的内容将是我们每一项行动的准则。它将是唯一承认的协议文本，我们不会承认其它文本。我积极地参加了这次辩论，仔细地听取了非洲各国的部长和大使的意见，并且已忠实地将这些意见转达给伦敦和索尔兹伯里。为使安理会了解罗得西亚的现况，我自己作了很长的发言，力图澄清在这次辩论中存在的很多误解并驳斥针对英国政府和罗得西亚总督的一些说法。我这样做，是为了同非洲国家保持密切合作，在目

前的情况下，这是事关重要的，并希望能弄清真相，消除误会。但很清楚的是，如果要我国代表团再进一步要我们直接支持《兰开斯特宫协议》以外另一份意欲指导我们管理罗得西亚责任的文件，那是很不合适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赞成任何想重新解释我们同罗得西亚各主要方面达成的协议的企图。

正因如此，我们不会在安理会详细地论述我们对这项决议的看法。我国政府认为，只要指出它是不全面的，它是避重就轻的就够了。联合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认为管理罗得西亚是英国的责任。我们在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也促请安理会让我们不受妨碍地进行工作，直到津巴布韦获得独立。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把安理会面对的这一问题留给了你来完成，希望你不要介意。你刚刚开始履行你的职责，但我相信，以你在联合国工作的经验，你一定会成功地完成我们二月份的工作的。这是我向你表示热烈祝贺的同时对你的真诚希望。

我衷心感谢各位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我们看到了在罗得西亚发生的感人的变化。去年八月份，在卢萨卡举行的英联邦国家会议上展开的谋求和平与独立的活动，现在继续有进展。在这方面，让我们不要忘记与会国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世界上事情发展之快，往往令人难以跟得上。安理会非洲集团的倡议，无疑是想停下来估计一下形势。十五年来，联合国，尤其是非洲国家代表团对罗得西亚问题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使他们觉得有权陈述他们对最近形势的估计。

就我个人来说，回顾一下过去四十天的情况，我可以大胆地说，我国代表团觉得有了希望。在一个战争似乎无休止的国家里，竟然会一下子在大部分地区听不到枪炮声，这当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本来难以想象可以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竟然能够服从人民的裁决，按照最好的民主传统参加有时很热闹的选举，这的确是鼓舞人心的事。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联合王国早就应该在罗得西亚恢复合法地位，

并在一段必要的时间内在名义上恢复对罗得西亚的主权。

由《兰开斯特宫协议》引起的事情，是各有关方面，即联合王国和协议的所有签字国努力的结果。它们都受到了前线国家和尼日利亚的明确和坚决的支持。法国代表团要在各位代表面前对前线国家和尼日利亚在这项重大事件中所作的决定性贡献正式表示敬意。

当然，我国代表团并不是说罗得西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符合《兰开斯特宫协议》的内容的。目前，法国在那里没有观察员。然而，很可能有的方面已经违犯了签定的协议。协议还规定要有恰当的执行和调查机构。它构成了一种行动纲领，必须参照这项纲领并严格遵行。拟订协议的谈判者并不是不知道他们一定要面对的困难。实际上，谁会想到，互相敌视和彼此害怕了这么多年的人竟然能够在一夜之间突然消除他们之间的互不信任呢？

然而，考虑到最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所取得的进展，一定要正确看待这些事件。这些事件是否真的妨碍了在伦敦签定的协议的继续履行呢？难道在过去的几天中我们没有看到撤走外国分子、加快难民返回本国的步伐和恢复同邻国的正常的通讯等这些重大的进展吗？

另一方面，也许我们会感到惊异的是那里再没有发生进一步的敌对行动。在扭转历史的这一重大事件的前夕，罗得西亚—津巴布韦居民中存在着紧张的局势，可能随时会爆发生死存亡的冲突，这是令人担心的。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让我们指出，没有发生冲突实际上是赞扬人类勇于向历史挑战的最高尚的品德。所发生的事件，没有一件倒退为或重新引起敌对的行动。

安理会无疑要注意各方面的控诉，以便辨别和克服在前进道路上仍有的障碍。很多人在辩论时的发言中都指出了这些障碍。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只是想指出，由此可知，安理会已在履行它的责任。

但是，安理会还要对解决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问题做出积极贡献。它的任务就

是帮助和鼓励为在罗得西亚恢复和平而努力的人。在那种很容易解释的敏感的环境下工作的人们，每天都要碰到新的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在目前这个阶段，各方面如互相指责，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是危险的。批评指责比实际行动要容易得多。

安理会的责任是不要避重就轻。应该面对现实，从长远着想，为未来打好基础。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辩论开始以来的很多发言，都有类似观点。因此，我向前面的发言人表示赞赏。但我们要正视实际的形势。

在这庄严时刻，向各方面发出紧急呼吁是正当的，我们还应表示希望这次辩论的结果要为津巴布韦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最后阶段制造有利的动力。我们应该起而应付这一局势。经过这么多年深重的灾难之后，现在距斗争结果的揭晓，只剩下短短的、关键的四个星期了。

联合王国政府承担了它的责任。让我们承认这一事实。起码的公道也要求我们承认这一点。以议会民主的摇篮而著称的联合王国，正在引导罗得西亚走向民主的独立。我们最好不要忽略这一事实。我们不应该那么做。

津巴布韦人民在即将达到其目标的时候，有些不耐烦的感觉，也是很自然的。他们很难突然在一夜之间就忘掉他们在长征途中所经历的折磨和痛苦。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感情。我们应该考虑到他们的感情。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克服不满情绪以及失望和害怕心理，一心一意地考虑不远和长远的将来。

选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其实是很近了。我们正站在独立的门栏边上，跨过门栏便是踏入建设新国家的遥远征途。到那时，调动所有力量、所有才能和智慧是特别重要的。让我们希望，今后的几周将是团结和友爱的几周。

当然，正如我们所听到的那样，已提交的决议草案并没有解决联合王国所担心

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理解联合王国代表团为什么决定不参加表决。但是，决议表现出值得我们赞赏的努力。所以，尽管我们对决议中与目前形势不相适应的一切词句有保留，法国代表团仍然投票赞成这一决议。

主席：感谢法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奥尔戈尔德先生（挪威）：挪威代表团投票赞成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我们本来觉得对某些方面采用另外的写法更好，然而，我们还是投了赞成票，因为该决议重申支持《兰开斯特宫协议》及赞成全面忠实地予以执行。

挪威政府对南部非洲问题的立场已多次在安理会上谈过。我们完全支持那一动荡地区人民在真正多数统治基础上取得独立的权利。我们多年来对旨在通过谈判解决南部非洲面临的复杂问题的一切尝试，都给予了全力和彻底的支持。

去年八月在卢萨卡英联邦会议上提出的打破南罗得西亚问题僵局的新倡议是非常及时的，也深得我国的支持。

在英国政府的主持下，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细致的谈判，终于在兰开斯特宫达成了协议。我们欢迎这个协议，它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它为津巴布韦人民提供了一个终于可以实现他们自觉和真正多数统治愿望的纲领。此外，它还代表着通过和平过程达到这些目标的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我们觉得，英国政府同所有有关各方一样，理应受到赞扬，因为它愿意进行协商和寻求必要的妥协。

因此，安全理事会在1979年12月21日，即有关各方在伦敦签署这一重要协议的当天，在其第460(1979)号决议中认可了这项在兰开斯特宫达成的协议，是极为适合时宜的。

然而，我们从未认为达成这种审慎地兼顾所有方面的妥协，就可万事大吉了。首先，我们对身负重任、面对艰巨任务的管理国寄予同情，它要带领一个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走向和平和独立。

考虑到在这段复杂的过渡期间，沿途都会存在着许多路障，我们感到所有有关方面都值得称赞，因为它们总的来说，都表现出合作的精神，这对给予机会推进民主化过程来说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同意说，在执行《兰开斯特宫协议》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我们特别感到鼓舞的是，所有主要政党的领导人现在都在津巴布韦积极地进行竞选活动。我们希望再过几个星期，通过这一过程，将会产生一个由津巴布韦人民自由公正选举出来的新政府。此外，我们欢迎联合王国代表关于南非部队已经撤离贝特桥的发言。

目前的形势要求各有关方面全面而忠实地执行《兰开斯特宫协议》。应鼓励所有各方充分利用《协议》规定的手段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和避免产生新的问题。

在目前这一微妙的阶段，我们认为需要实行极大的克制和谨慎从事，安全理事会也要这样。

我们完全信任管理国，并认为它将不遗余力地不仅使《兰开斯特宫协议》获得成功，而且使协议得以同样顺利地执行。在这个艰巨的工作中，它将得到我国的全力支持。

主席先生，在结束讲话前，我愿对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祝贺。我可以向你保证，在你履行重要职责时，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合作。

我还要对勒普雷特大使在一月份处理安全理事会事务的方式表示我国代表团的钦佩，安理会在那一个月里处理了一些重大的国际危机。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安理会能够得益于勒普雷特大使的外交才能和经验，对它来说是极为宝贵的。

主席：谢谢挪威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麦克亨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在你就任时，请允许我也向你表示良好的祝愿，并期待、希望和相信你将以前任法国代表所表现出的同样杰出的方式来履行你的职责。

我们一直在开会讨论关于南罗得西亚的《兰开斯特宫协议》在执行中所产生的困难。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已经，而且应当从正确的观点出发。在寻求南罗得西亚和南部非洲和平的漫长道路上，《兰开斯特宫协议》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和有希望的一步。

一年前，尽管外交活动和外交磋商已进行了数年，但寻求解决办法的努力仍陷入僵局。设法使各方同坐在一个会议上讨论可能使罗得西亚独立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方法。而史密斯政权却在全力以赴地进一步巩固内部解决办法。与此同时，战争和屠杀在不断地升级。

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不同的景象。有关各方在兰开斯特宫显示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才干、和解以及献身和平的精神，他们协商出一个为国际上所接受的罗得西亚过渡到独立的基本设想。这一成就归功于所有参加各方——归功于联合王国，谈判正是在它的主持下举行的；归功于爱国阵线，它兼有政治家才能与和解精神；归功于非洲的前线国家，没有它们的支持，就不会有协议；也归功于前任穆佐雷瓦政府和罗得西亚的白人公民，他们接受了在解决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情况变化不定的事实，承认罗得西亚的改变势在必行，而他们应和平地参与这一改变过程。有关各方决定为求得解决而和解。这个决定就是放下武器，信任票箱。

我们之中没有人认为执行协议将是一帆风顺的。没有困难是不可能的。敌对行动仍在继续。多年来的互不信任必须予以克服。况且，《兰开斯特宫协议》的条款本身并没有强制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存在违反协议的问题。分歧肯定会产生，而这些分歧是由于理解和判断各异而致。每一方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利益出发来看待这些决定。

《兰开斯特宫协议》签订后这一短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停火生效了。爱国阵线主要领导人回到了国内。他们受到盛大的欢迎，现正在积极地进行竞选活动。大批津巴布韦流亡者正在回国。治安状况正在改善。甚至引起安理会目前审议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即南非军队在贝特桥这一引起不和的情况，也已消除。

我认为，有关各方都应对这些成就寄于希望，确实努力去维护和扩大顺利完成过渡时期所需要的信心和信任。

违反停火的事件不是哪一方所独有的，这点是清楚的。对违反或破坏停火的一些指控无疑是出于误会。有些看来是有意的。我们知道索姆斯勋爵的任务很艰巨。有时是吃力不讨好，因为对一方的利益表现出关心，势必引起其他各方的猜疑。我们相信索姆斯勋爵正在试图保证过渡过程对所有参加各方都是公正的。所有各方都应完全同意履行《兰开斯特宫协议》的条款。只有在其他办法都用尽，无法强制遵守协议时，才得使用武力作为最后的解决办法，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也只是用来消除怀有成见的猜疑。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所有各方进行合作，预先采取措施确保不需使用武力强制遵守。我们希望目前已有的成就不断扩大，暴力行为不断减少，最后实际上完全停止。

我们这些没有参加达成这种棘手协议的各方，我认为，在我们进行批评时应力求克制。特别是，我不相信英国人还需要那些显然对自由公正选举没有经验的人给他上一课教他们如何进行这种选举。

对于今天放在我们面前的决议，美国是支持的，但我同时要说明白，我们不同意所谓违反《兰开斯特宫协议》的指控。我们不认为目前这个决议在任何方面影响了《兰开斯特宫协议》的规定或对《协议》作出解释。恕我们不敢把自己置于那些负责的人的困难的地位，只有他们才能每日作出判断。我们把这项决议看作是要求英国人和有关各方去作英国政府已经在作而且只要有关各方加强合作，就能较有把握完成的事。

安理会这次的目标不仅仅是通过决议，也不是举行选举本身。确切地说，它是要进行能够导致为民主政府打下基础的那种政治协议的自由公正的选举。这就是我们为南罗得西亚订下的目标。

主席：谢谢美国代表对我的祝贺。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同志，在解释我国代表团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之前，我要说明两点，昨天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手头没有相关的文件。昨天，我的邻座安东尼爵士指责我，说联合国文件从来没有把爱国阵线说成是津巴布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恐怕是安东尼爵士的记忆发生问题，不然就是他的手下没有尽责。让我引述安东尼爵士和他的手下一定熟悉的联合国文件。

我将念出决议草案 A/34/L. 65/Rev. 1 序言部分的一段：

“铭记着在伦敦兰开斯特宫举行的谈判是津巴布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爱国阵线所领导的武装斗争的直接结果，”——我重复，“津巴布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

这可不是我捏造或杜撰的。这是一个决议草案，一个安东尼爵士应该知道的大会文件。

其次——在我说明我国立场之前还要指出的一点——安东尼爵士责备我们，因为我们不想要，象他说的，“和平的政治解决”。我要向他引述我们在上届大会辩论中发表的下列声明。

“苏联一向支持以政治办法解决南部非洲问题，包括南罗得西亚问题。但是，我们极力声明，以政治办法解决的可能性必须充分地、真诚地予以利用。这样的解决办法只有以津巴布韦人民获得真正独立为目的，并充分顾及津巴布韦人民的根本利益，才会有效。”

接着苏联代表引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安德列·葛罗米柯的声明。引文如下：

“任何企图在急急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协助下保持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统治的勾结，必须坚决地予以反抗。”（A/34/PV. 7）

以上就是我要补充昨天因手上没有文件而没有说的话。

现在我要说明苏联代表团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的原因，我们投这一票是想协助实现非洲国家公正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愿望。

安全理事会正在进行的由一群非洲国家发起的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讨论，充分说明在目前审议本问题是正当和合理的。同时大家都已认清，一些国家不愿把这个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讨论，正是由于意图掩盖和捂住南罗得西亚一触即发的局势，从而让那些想破坏在该国举行的引领该国人民踏上独立发展道路的真正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的国家可以上下其手。

安全理事会的讨论充分显示，坐在我旁边的管理当局的代表，对于非洲国家在信中引述的指控和具体的违反事项，既不能反驳也无法自圆其说。他的论据不能令人信服，因为非洲国家代表的陈述已无可辩驳地确立了他们的主张是正义的。

尽管英国代表断言并非如此，南非军队仍留驻南罗得西亚，而且也不象所说的只驻在贝特桥地区；他们仍驻在全国各个战略重点。根据爱国阵线和非洲各国代表的发言，该国驻有不少于六千名南非士兵。虽然这些士兵有的穿上罗得西亚制服，有的是雇佣军，这并未改变他们驻在该国的种族主义性质，他们的存在是企图干涉为公正合理的选举而进行的筹备工作。他们正被用来保障穆佐雷瓦和白人移民的利益，并被用来包围爱国阵线的部队。

关于穆佐雷瓦的观点（有人想邀请他来安全理事会），我早在第四委员会发言时已经说穿。然而把他对津巴布韦人民及其独立事业的真正态度端到安全理事会成员面前还是饶有趣味的事。穆佐雷瓦和一位外国新闻工作者会谈时发表了以下的谈话：

“非洲人没有白人的帮助就管理不了国家。在所有这些王国和共和国，如果没有欧洲人的话，旅店的水喉都要断水。我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接着在这次会谈中说——

“所以我宁愿在一个白人旅店里洗个热淋浴，而不要被黑人收归国有的旅店的一个无水浴缸。”

对穆佐雷瓦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他的皮肤是黑的，但是他的行为却跟南罗得西亚任何一个种族主义者没有两样。他还说了一大堆话，我不想再引述了。

在安全理事会会议过程中，事实证明英国总督索姆斯勋爵违反了伦敦协议，把罗得西亚部队，包括雇佣军和所谓的辅助部队，重新部署于爱国阵线部队早已解放的区域，并使用这些军队来控制爱国阵线的部队，骚扰和损伤爱国阵线的士兵。“辅助部队”操有生杀大权，把重返罗得西亚的个别游击部队解除武装，恐吓老百姓，企图胁迫他们支持史密斯——穆佐雷瓦集团。索姆斯勋爵为了执行英格兰某些圈子的人的意旨——我不愿把英国政府卷在这里头——处心积虑地把爱国阵线置于不利的境地。他们蓄意拖延爱国阵线领导人回国，使穆佐雷瓦在有利情况下取得首先发动竞选运动的优势。有人在这里说：好啦，爱国阵线领导人已经回国了。当然他们是回国了，但是他们在什么时候，又是经受了多少重阻挠才能回去的？如此众多的人群出迎他们，证实了爱国阵线在联合国所发表的估计是准确的。

爱国阵线的人员进行竞选运动实际上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们事实上不能散发印刷品。他们甚至被剥夺电话服务。他们不能和他们想接触的人进行接触，以传递或表达他们的意愿和观点。他们的支持者被来自南非和其他各地的敌对宣传弄得头昏脑胀。现已在罗得西亚重新执政的当局竭尽所能阻止爱国阵线势力的支持者自由表达意愿。

有人说被扣留的人都已释放。但是所有非洲国家和爱国阵线的代表都说数百个政治拘留犯仍在狱中受苦。一般说来，当局都是把支持爱国阵线最力者投入狱中。这又是一个例证。

还有骚扰爱国阵线官员和支持者的事件。现在他们谈到了难民回国，一点不假，难民回国了：四千名已重返家园。但是还有二万五千名难民仍在罗得西亚境外。他们说选举之前将有两个月的过渡时期。一个月已经过去了；实际上只剩下不到一个月、其实是不到四个星期的时间让爱国阵线筹备选举工作。这是事出

意外吗？当然不是。 麦克亨利先生必定同意此事并不是偶然的。

英国总督又无理延长该国六个月的紧急状态和戒严令，以便不经审讯逮捕并拘留大量的爱国阵线支持者。 归根到底，所有这些措施针对的是什么呢？无非是防止爱国势力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获胜。 为什么要延长紧急状态和戒严令？这个问题早就有人提出了。 假如过渡时期为期两个月，那末问题是：紧急状态和戒严令又延长了四个月干啥？ 事实上，怎么可能在紧急状态和戒严令下进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

现在我要就那两个月说几句。 美国的竞选运动在大选日几乎一年前——整整一年以前——就开始，而此地仅仅是两个月。 美国人民都是有文化的，而在津巴布韦则文盲居多。 在美国到底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各个候选人都到处旅行并且能够把各自的纲领向选民表达——虽然，以我们目前所见，这一方与另一方的纲领都是大同小异的。 但是在罗得西亚，人民普遍没有文化又没有大众传播工具，尤其是处在一个紧急状态下，人们可因任何嫌疑被投入狱，甚至有人被杀，他们怎能把每个参与竞选政党的纲领向人民说清楚？

南罗得西亚目前的局势以及索姆斯勋爵政府给津巴布韦人民的独立道路所制造的障碍，象征了英国仍然没有放弃它过去数十年在非洲以各种形式实行的殖民政策。 当英殖民帝国在非洲大陆的衰弱过程发展到该洲南部时，就象一位非洲代表在大会一次会议上说的，非殖民化似乎绊了一脚。 为什么呢？因为在战略和经济上来说，南部非洲是整个大陆最有油水的一部分，英国人舍不得放弃。 我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那就概括了难以在南部非洲进行非殖民化的理由。 一个卸任的联合国官员——我将不指名，免得我的邻座要为此答辩——说罗得西亚附属于英国上议院。 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但听来总有几分真。

当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属地开始一个个消失的时候，它就企图在南罗得西亚扶植一个种族主义少数政权。 我不为此谴责帕森斯大使。 十五年来英国不顾联合国

有关制裁的各项决定，实际上作出种种努力，企图巩固该政权。正如爱国阵线代表在安理会一次会议上正确强调的，唯有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在不结盟的非洲国家、所有的非洲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下进行英勇无畏的斗争，方才阻止史密斯——穆佐雷瓦集团继续掌权。

即使在伦敦会谈进行期间，英国某些圈子的人仍在试图保存并巩固南罗得西亚的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政权，我想在目前执行协议的过程中，这些人也还不死心。人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评价和解释伦敦协议。可以作麦克亨利大使那样的解释，也可以从不同的观点来看。特别是，我们有权利也有可靠的根据来做完全不同的评价。我们认为协议是不够妥善的。我们很清楚协议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执行。我们知道爱国阵线代表收到几次最后通牒。在审议宪法草案的过程中有人提议要他们退出会议。这发生在讨论过渡时期的条件时。讨论停火问题时也要他们离场。这些都是事实。这些事实都是不能耸耸肩轻忽过去的。

英国和美国的新闻界关于罗得西亚问题的报道都是调子很低的。顺便提一句，安全理事会的辩论已经进入第三天了，我们在美国报纸和大众传播媒介看到了关于这些会议的什么报道？此间说了一大堆有关人权的话，但是对于整个民族的命运仍然不知是自由还是会变成种族主义者的奴隶的事实，它们的报章和大众传播工具做了些什么报道呢？一点都没有！附带提一下，我认为新闻部分发给新闻工作者的“摘录”没有如实报道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所说的话。

苏联已经批评过并将继续批评伦敦协议，不是因为该协议表达了要建立一个基于真正多数统治的自由独立的津巴布韦的目标，而是因为该协议不具备达到那个崇高目标的必要保证。因此，我的邻座英国大使安东尼·帕森斯爵士企图把情况说是苏联对罗得西亚问题的最后和平解决不感兴趣，是白费气力。我国一贯支持并继续支持一种南罗得西亚和平解决办法：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解决办法，而是一个能保证津巴布韦人民真正自由和独立的解决办法。同时，我们也反对会导致在津

巴布韦建立新殖民主义傀儡政权的解决办法。我们对此非常忧虑，而我们的忧虑是大有理由的。这一点，我们同非洲人是一致的。他们在昨天和前天都清楚地说明了这点。他们所引的事实很能说服人。

英国代表昨天说他不喜欢可怕的苏联术语，即我们昨天说的史密斯——穆佐雷瓦新殖民主义傀儡政权及其一类这样的话。当然，我的邻座英国代表也许宁愿叫史密斯——穆佐雷瓦政权为民主和自由，因为看来似乎该政权正符合他的民主自由概念。假使今日在罗得西亚所进行的就是民主选举的准备工作，那么让我说一句：谁也不要这种民主选举。

英国代表昨天表示不满，因为我们说1979年4月在南罗得西亚的选举是一场闹剧，并警告该闹剧的重演。依他看来，那些所谓的选举显然就是他要向我們提议的民主过程的一个例子。

然而，这些对南罗得西亚以及若干其他地方（例如纳米比亚）所发生事件的评价和描述并非出自苏联。这些评价和描述并非苏联所创。我不想当哥伦布，不想说我们发现了这种语言。这是不结盟运动和非洲统一组织绝大多数成员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所使用的语言。这些用语见于人人熟悉的蒙罗维亚决议，也见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不结盟国家哈瓦那会议也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上加以重复，只是提醒各位代表，这些用语一针见血，切中时弊。

我们的语言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语言。我们的语言是民族解放和反帝斗争的语言。这种语言使我的邻座联合王国代表芒刺在背，当然是毫不奇怪的。

我们很有理由相信所争执的是本问题的实质而不是用语。在表决后来成为1979年4月30日安全理事会第448(1979)号决议的决议草案时，联合王国代表投了弃权票。非常清楚，他弃权不仅是因为该决议把南罗得西亚的四月选举指为“虚假的选举”，也因为该决议谴责旨在阻止津巴布韦人民取得独立和真正

多数统治的一切企图和手法，因为该决议呼吁所有国家对那些选举的结果不予承认。对该决议投弃权票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假如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罗得西亚，该决议如获执行不正是要实现这个目的吗？

许多非洲国家已经指出由于在南罗得西亚维持这一傀儡种族主义政权而存在的真正威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特别强调说：

“该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切关注，因为所发生的每件事都似乎是为了要保住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在罗得西亚的现状，并且还企图使其内部演变成为合法的。”(S/PV. 2194)

莫桑比克代表团明白指出目前在津巴布韦并不存在“举行完全自由不受威胁的选举”的条件。该代表团又说：

“管理国并未按照签署的协定严格、确切地执行。”(S/PV. 2192)

联合王国代表在发言中企图向在座的每一个人保证南罗得西亚事态的变化与伦敦协议并无不符。我了解他的处境。他被迫这样做；这是他政府的训令。联合王国代表企图证明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个问题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非洲国家代表的发言，尤其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团的发言却明确强调，在伦敦协议签署之后，正是联合王国第一个公然违反该协议。正如我刚刚指出的，那些话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团说的，该国曾为伦敦协议的制订和通过进行了大量的推动工作。该国代表团作出此项声明看来必有充分理由。

赞比亚代表团说：

“……如果英国总督，因而英国政府，遵守《兰开斯特宫协议》的规定，就可以避免目前的紧张局势。”(S/PV. 2193)

苏联代表团认为，在安全理事会一系列会议中揭露的管理国所犯公然违反协议，阻止南罗得西亚人民自由表达意愿的情事，已在今天安全理事会通过的不结盟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内基本表明。当然，决议若能更明确指出是谁使南罗得西亚出现

极度危险局势，因而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那末该决议就更符合当前局势的要求。但是我们仍然支持了该决议草案，因为我们认为满足其中的要求可以改善南罗得西亚目前的反常局势。在这点上，我们必须铭记在心，那些要求——譬如，所有难民而不仅是四千个难民全体回国；释放所有政治犯，不只是其中一些人；取消由索姆斯总督重新恢复的紧急状态；把在罗得西亚的所有南非部队，不论是正规军或雇佣军，都全部驱逐出境——仅仅构成最起码的条件，使津巴布韦人民能够作出自己的选择，并以民主和平的方式，保证有可能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这一独立国家将被联合国承认为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它的代表能出席这些会议。

苏联代表团全心全意支持并赞同决议中有关安全理事会决定继续审查南罗得西亚局势，直到该领土获得真正多数人统治下的完全独立为止的那一段。在我们听了英国代表的发言之后，使我们更加意识到这一条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他在今天以及以往会议的发言，企图为管理国在南罗得西亚的行动进行粉饰和自圆其说。如此漠视和不顾人们对南罗得西亚英国管理当局的批评，表明大不列颠打算继续它的方针，要在南罗得西亚建立一个新殖民主义傀儡政权。那将是未来重大纠纷和危险的潜在根源。

因此，所有真正关心保证津巴布韦人民获得独立发展的人必须提高警觉，并竭尽所能，使今天通过的决议内的要求都获得执行。

我为解释投票作了颇长的发言，特向各位致歉。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葡萄牙）：主席先生，安理会各位成员，我向你们保证，因为葡萄牙代表团昨天已把它对安全理事会处理的问题的立场说得很明确，我解释投票的发言将极为简短。

我们对已经成为第463(1980)号决议的决议草案刚投了赞成票，虽然我们对其中数段不无怀疑和忧虑。我们是以积极的精神投赞成票的，因为我们认为刚刚通过的决议基本上反映了世界社会对目前南罗得西亚局势和该国前途的忧虑。

我们的首要考虑是不要做出任何事情来加重执行《兰开斯特宫协议》的困难，该协议自然必须是引导走向自由和公正选举从而使津巴布韦获得独立的途径的唯一指导文件。

我们认识到联合王国作为管理国所面对的极端困难，我们愿意重申葡萄牙政府完全信赖英国政府将继续以公正无私的方式实施《兰开斯特宫协议》。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几个月来，我曾经在公开辩论中有节制地以和缓的言词尝试让我的邻座苏联代表接受我的观点。看来我是毫无成就，因为我们的看法是天差地别。但是假使我说安理会宁愿要我在私下继续这样努力，我相信安理会成员都会同意的。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同意我的邻座帕森斯大使刚才说的话。但是我要引用一句法国格言：Qui vivra verra——等着瞧吧！

主席：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人了。因此，安全理事会已结束了议程上这个项目的现阶段审议工作。

下午6时35分散会